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智新论

上册

〔德〕莱布尼茨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SINCE 1897

10010 Beijing, China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人类理智新论

上册

〔德〕莱布尼茨 著

陈修斋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译者序言

莱布尼茨及其哲学简介

《人类理智新论》是莱布尼茨的一部主要著作。在这部书中，莱布尼茨站在唯心主义唯理论的立场，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①一书中所发挥和详细论证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在西欧近代哲学史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从哲学的基本问题来看，莱布尼茨的唯心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其中也还包含着积极的内容。莱布尼茨不仅仅是一位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渊博的学者；他的哲学中也确实包含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当他攻击洛克的认识论中的形而上学观点时，虽然是站在错误的唯心主义立场上，但往往也发挥了某些有辩证法意义的合理思想，不乏可供我们在批判形而上学观点时用作借鉴之处。因此，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作为一部西方古典哲学名著，在哲学史上自有其确定的地位。



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虽然主要是关于认识论的著作，

^① 该书中译本名为《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1959年商务印书馆版。

但因内容所涉极为广泛，实无异莱布尼茨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因此要了解莱布尼茨这书的内容，必须对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他的哲学体系，是他所处的十七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初的德国以及整个西欧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并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为此我们又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下他所处时代的西欧特别是德国的历史状况，以及他个人的主要经历。

十七世纪的西欧，总的来看，正处在资本主义新制度开始在若干国家代替封建主义旧制度而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重要时期。40年代至8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同时也是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的各种社会阶级和集团、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着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的时代。西欧的各个国家，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各自有其特殊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又并非各自孤立地发展而是彼此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这就更增加了这种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将可看到，正是当时西欧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各种矛盾的复杂性，造成了莱布尼茨的全部思想和活动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和反动的东西、精华和糟粕纷然杂陈的状况。

十七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国家是英国和荷兰。英国从40年代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起，经过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斗争，终于以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即以资产阶级与贵族的阶级妥协而结束了这个革命的全过程，资产阶级成了



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英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的道路。在这场划时代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大革命运动的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英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也得到了光辉灿烂的发展,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批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特别重要的如牛顿,以及波义耳、虎克等在自然科学方面,和培根、霍布斯、洛克等在唯物主义哲学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发生得比英国更早。远在十六世纪60年代,荷兰就已开始掀起了摆脱西班牙封建王室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了,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终于在十七世纪初叶争得了独立,同时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虽然这场革命也远没有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资产阶级还有巩固新建立的政权、防止封建复辟的任务,但毕竟使荷兰成了“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①。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荷兰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居于前列,政治上是当时各国中相对说来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同时在文化上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著名的科学家惠更斯,最早进行了对微生物的观察的斯瓦默丹、雷汶胡克,自然法学派的著名代表、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胡果·格劳修斯,现实主义画派的大师伦勃朗等人都产生在这个时期的荷兰,而在哲学上则有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并对莱布尼茨的思想有过直接影响的斯宾诺莎。

十七世纪的法国,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资本主义的发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0页。

展,比英国和荷兰落后了一步,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所发展,但还比较软弱,不足以提出革命的要求,可以说和封建势力处于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战胜谁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专制王权就以表面上超乎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姿态出现而大大发展起来。十七世纪上半期,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就已为强化专制王权奠定了基础,到了下半期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王权达到了极盛,同时也取得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当时的法国,虽然就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来说不如英国和荷兰先进,但由于其军事和政治上的这种霸主地位,却使其首都巴黎成了欧洲政治和文化的一个中心,同时也使法语成了欧洲政治、外交和文化界最通行的语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巴黎不仅是各国科学、文化界著名人物荟萃之所,同时法国本身也出了许多有贡献、有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最早制造了计算机、并为概率论奠立基础的巴斯噶,代数学的奠基人韦达等等,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不仅在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作出过伟大贡献,并且在哲学上成为近代唯理论派的开创者和古典的二元论的创导者以及在“物理学”范围内的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笛卡尔,和笛卡尔派的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与勒罗阿等人,以及以复兴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森狄。此外,在十七世纪末,有以怀疑为武器批判了神学和为之张目的形而上学,成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并与莱布尼茨本人进行过反复辩难的比埃尔·培尔,也还有一批与莱布尼茨有过密切交往的神学家如鲍修爱、阿尔诺等人。

意大利虽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形成的地方,也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但后来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向西



洋沿岸的英国、荷兰等国转移，意大利的经济发展相对地落后了，政治上也远未能成为统一的独立国家，许多地方长期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王室所分割、占领、统治。不过，意大利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发祥地，不仅产生过一大批“人文主义者”，而且在十六、十七世纪也还产生了像康帕内拉、布鲁诺这样英勇地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和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利略这样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和奠定基础的伟大科学家。

德国虽然早在中世纪末期也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和相当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正是在德国进行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封建的第一次大起义，即以路德和闵采尔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但其经济发展，到了十六世纪后期，本来因新航路开辟后商路的转移，也和意大利一样日渐低落而比英国、荷兰乃至法国都大大落后了。再加上这次宗教改革运动，由于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的不坚决和背叛，最后转过来和封建势力一起镇压农民起义，实际上使这次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完全失败了。运动的结果虽然产生了一个路德教的教派，但其实无非是使一部分封建诸侯利用这一新教教派的名义来摆脱天主教会的控制，没收天主教会的部分财产而加强自己的势力，反而强化了在各自领地内的封建统治而使广大农民重新沦为农奴。同时，由于宗教改革的结果又形成了信奉新教的诸侯和仍旧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之间的对立。在十七世纪初，就先后成立了“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这样两个对立的营垒，每个营垒内部，也还有不同派系的斗争。这种德国封建诸侯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又受到了外国的利用和干涉，终于在1618年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



争”，直到 1648 年订立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才告结束。这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瑞典、丹麦、英、法、荷兰、西班牙等许多国家都参加进去了，又和德国内部各派诸侯之间以及诸侯与皇帝之间的混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又旷日持久的混战局面。这场战争主要都是在德国境内进行的，这就给德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原来已经落后的经济更大大地落后了。恩格斯在谈到当时德国的状况时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①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一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但皇帝除了其直属的奥地利及捷克等部分地区外，对德国境内其他诸邦从来未能行使有效的统治权。“三十年战争”之后，皇帝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完全破灭，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更承认帝国诸侯有独立的外交权力，这就使这种分裂局面更进一步固定下来。当时的“德意志”实际上无非是个地理名词，境内有三百多个邦，此外还有许多不属任何邦国的城市以及近千个骑士领地。这些邦、城市和骑士领地都是各自独立而不相统属的。这种极端分散的封建割据局面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当时德国实际上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所谓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其实无非是分散在各邦为诸侯宫廷、官府、贵族和军队的需要服务而经营一些小规模工商业的市民而已，充其量只是依附于封建王室或诸侯的一些分散的狭隘的地



^① 《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66 页。

方小集团。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既极端软弱，政治上也只能仰承封建诸侯和贵族的鼻息，完全提不出什么革命的要求，相反地只能向封建势力奴颜婢膝地阿谀逢迎。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具有革命意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这就是决定作为这一时期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莱布尼茨，在哲学上仍只能是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要原因。

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恰恰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前二年，出生在莱比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在他年仅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幼年虽接受了虔信宗教的母亲的教育，但在他未读完大学以前母亲也去世了。他父亲留下了丰富的藏书，使莱布尼茨从小就接触到了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相当熟悉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他十五岁时进入了莱比锡大学，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同时又读了许多近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培根、康帕内拉、刻卜勒、伽利略以及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他在大学时第一个对他有影响的老师是一位精通古典和经院哲学的教授雅可布·托马修斯，因此他也接受了传统的经院哲学的训练。在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即他的毕业论文《论个体性原则》中，就可看出这种经院哲学教育对他思想的明显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是维护唯名论观点的。虽然在这个时期他由于读了许多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一度为机械唯物主义和原子论的观点所吸引，但早在他15岁时就本已考虑过是否应当把经院哲学中的“实体的形式”保留下来，果然不久他就感到那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有许多缺点而加以抛弃，回到与经院哲学相通的唯心主义路线上去了。这诚然有他个人思想上的原因，



但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那种必须仰承封建势力鼻息的软弱地位,使他不能接受有革命意义的唯物主义而只能宣扬封建统治阶级可以接受和需要的唯心主义。1666年,莱比锡大学显然因莱布尼茨还过于年轻而拒绝给他法学博士的学位,但邻近的另一个大学即阿尔特道夫大学却接受了他的论文,给了他博士学位,并要聘他为教授,而他却另有打算,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并从此离开了莱比锡。

离开莱比锡之后,莱布尼茨经人介绍到美因茨大主教手下工作,开始成为一位外交官。这位大主教,也是一位选帝侯,深感教派之间的斗争引起了“三十年战争”,不仅弄得满目疮痍,国土残破,而且也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为了免蹈覆辙,竭力想使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取得和解,重新统一起来。这种新旧教之间和解的谈判本来已在进行,莱布尼茨也就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以后一生都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了这一徒劳的工作。为此目的他特别研究了关于面包和酒转化为耶稣的血肉这种基督教教义,这涉及所谓实体转化的问题,而他认为笛卡尔派关于物质实体的本性就在于纯广延的学说不论与天主教或路德教的教义都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竭力想来找出一种新的关于实体的理论,要使新旧教双方都能接受,以便作为调和新旧教的哲学理论基础。这也是促使他抛弃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观点而另创立那种唯心主义的实体学说即关于“单子”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实这种企图使双方都能接受的理论只能是使双方都加以拒绝。莱布尼茨的这种努力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美因茨的大主教除了怕教派纷争危及自己的统治之外,还非



常害怕当时成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事威胁。莱布尼茨为之出谋划策,企图去说服这位国王当向异教的埃及进军而不要来进攻同样信基督教的德意志。在这位大主教的赞同下莱布尼茨果然于1672年到了巴黎,想去游说法国国王。他的计划未被采纳,当时也不为人所知。据说后来拿破仑出征埃及失败后,于1803年占领汉诺威时,才发现了这一计划。莱布尼茨去巴黎的本来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因此在巴黎留居了四年,对他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却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如上所说,巴黎本是当时欧洲一个文化中心,尤其是在哲学和数学方面,可说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莱布尼茨在这里遇到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例如惠更斯、马勒伯朗士,以及阿尔诺等人。他本来主要想从事于法律和历史的研究,正是和惠更斯的交往,使他又转而研究高等数学,并促使他终于在1675—1676年间发明了微积分,当时他称为“无穷小算法”。牛顿早于莱布尼茨已对这问题作出了成绩,但并未发表,莱布尼茨在发明微积分时并不知道牛顿的工作。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著作发表于1684年,而牛顿的则发表于1687年,或认为还更迟到1693年。为此引起的一场关于发明权的争论是科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但现在已可肯定微积分是莱布尼茨和牛顿各自独立地发明的,没有根据可以说是谁剽窃了谁。在巴黎期间,莱布尼茨还发明了一具能作加、减、乘、除和开方的计算机,比巴斯噶的仅能作加减的计算机前进了一大步。他这个时期和马勒伯朗士的交往对于他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笛卡尔及其学派的哲学,以及对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显然有重大影响。他和阿尔诺的结识以及后来长期的通信,对他思想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阿尔



诺是一位冉森派的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是著名的《王港逻辑》一书的作者之一。罗素认为莱布尼茨正是在与阿尔诺的通信中讲了一套与他公开宣扬的哲学不同的“好”的哲学，而由于遭到阿尔诺的反对，就把他的这另一套哲学秘而不宣了。^①且不管这看法对不对，阿尔诺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总是不能否认的。留居巴黎这段时期在莱布尼茨思想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上的重要性，并不仅仅限于他和某些著名人士的交往，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活动从此超出了当时处于极端落后状态的“德意志”的狭隘界限，投身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学术文化活动之中去了。例如他虽被有些人看做“德国哲学之父”，但他用德文写作的作品在他全部著作中却只占很小的比例，他的大部分著作除了用拉丁文写的之外，更多的部分，包括这部《人类理智新论》和他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神正论》以及许多重要的短篇作品在内，都是用法文写的。这正表明他要向国际学术界发言，因此要用当时国际上比较最通行的文字。

就在这留居巴黎期间，他于1673年初又曾短期访问了英国。在伦敦他又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波义耳，和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奥尔登堡。这对促进他的数学研究也起了重要作用。他本来早就曾写信给霍布斯，表示对他的哲学的赞赏和钦佩，这时也曾想去访问霍布斯，但因霍布斯当时已过于年迈而神志不清，故未得见面。

由于美因茨的大主教已于1673年逝世，莱布尼茨想另谋一外

^① 参阅罗素：《莱布尼茨哲学述评》（*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伦敦，1958年版）第二版序言等处，以及他的《西方哲学史》下卷第十一章。



交官职位未成,终于在1676年接受了汉诺威的不伦瑞克公爵的王家图书馆长的职位,并从此以它为终身的正式职务。在他离开巴黎去汉诺威就职途中,他又特地经过荷兰去访问了斯宾诺莎。据说他在海牙可能和斯宾诺莎相处了约一个月,经常在一起谈论,并且在他的坚持要求下,斯宾诺莎给他看了自己未发表的《伦理学》一书的手稿。由于斯宾诺莎被看做大不敬的无神论者而受到教会当局和反动势力的攻讦,莱布尼茨后来力图掩饰他和斯宾诺莎的密切关系,说和他仅见过一面,听他讲了些政治逸闻,竭力缩小乃至否认自己所受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甚至也参与对斯宾诺莎的攻击。这也鲜明地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乃至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反动性在莱布尼茨思想上打上的烙印。实际上斯宾诺莎对莱布尼茨哲学的重大影响是他自己所抹杀不了的。

到汉诺威定居以后,莱布尼茨又继续和许多人通信,从事于重新使天主教与新教联合起来的活动,结果都失败了。就这个问题和他通信的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鲍修埃主教,和他的通信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5年之久。鲍修埃一心想使莱布尼茨皈依天主教,但莱布尼茨毕竟是一位科学家,不愿使教会的束缚影响他研究科学的自由而未使鲍修埃如愿。担任不伦瑞克的图书馆长之后,他又受聘为不伦瑞克编修历史,为了弄清不伦瑞克公爵与意大利的一个古老贵族家族艾思特家族的亲缘关系,他又曾于1689年短期出游意大利。在此期间又有人想劝他皈依天主教,并为此要任命他为梵蒂冈教廷的图书馆长,和许以其他可望更加飞黄腾达的高位。但莱布尼茨毕竟不想给自己套上天主教会的枷锁而未答应。据说当他参观罗马曾成为早期受迫害的基督教徒避难处的墓



窖时,带回了一小块染有当初殉教者的血迹的玻璃,为的是想来对它做一番化验!这件逸事也很可以使我们看到,莱布尼茨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远超过他作为替宗教张目的卫道士。尽管他竭力想用他的哲学来为重新统一基督教的事业服务,为之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基础,但他本人一生并不进教堂,甚至死时也并无一个教士在场,而教士和其他的人们甚至给了他一个绰号,称之为 Lövenix(下德意志方言,意即“什么也不信的人”)。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观点的反复转变,莱布尼茨终于在 1686 年前后确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从此以后他的基本思想就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以各种方式就各个方面对它作了阐述和发挥。他最终确定的主要哲学观点也许最早在 1686—1690 年与阿尔诺的通信中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通信是到 1846 年才由后人全部发表的,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学术界最初知道莱布尼茨的哲学观点,主要是通过他 1695 年在莱比锡的《学报》(*Acts Eruditorum*)上发表的一篇拉丁文的动力学论文(*Specimen Dynamicum*)和法文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上发表的《新系统》一文。此后,莱布尼茨也并没有写一部系统的大部头著作,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全面地加以阐述,而往往只是在与别人的通信中,对别人的著作或哲学观点的评论中,对别人的反对意见的答复或解释中,来论述或发挥自己对某个问题或某一方面的问题的见解。例如这部《人类理智新论》,就是通过对洛克的《人类理智论》的评论,来发挥他自己的观点的。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最早发表于 1690 年,接着曾多次再版。莱布尼茨读到这本书以后,随手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的一部分曾通过一位朋友之手转给了洛



克。洛克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莱布尼茨的意见表示了轻视，并不屑置答。1700年，出版了《人类理智论》的法译本，这是科斯特(Pierre Coste)根据洛克作了增补的第四版翻译的。莱布尼茨对英文不如法文精通，有了这法译本后才对这书又作了更深入钻研。他首先对洛克作了重要增补的两章，即“论观念的联合”的第二卷第三十三章和“论狂信”的第四卷第十九章，作了一个摘要和简评，发表在《每月文摘》(*Monatliche Auszug*)上。接着就着手来写这部《新论》。为了论辩的方便以及免使读者不断去翻阅洛克原书计，他采取了两个朋友对话的方式，一个代表洛克，一个代表他自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年，大约在1704年才把初稿写完。他先把稿子给一位法国朋友去作文字上的润色，又由于在1706年他和科斯特通了信，科斯特告诉他说洛克的原书译本还要有重大的修改，劝他等知道了这些修改之处后再发表，这样就把这书的发表拖延下来了。同时，洛克又已于1704年去世了，莱布尼茨觉得很不愿意发表一部反驳一位已去世的作者的作品的作品，而想另写一部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思想的书。这样，这部《新论》就被搁置下来，生前一直未发表。虽然内容基本上已是完整的，但形式上则是一部未经最后审订润色的手稿。直到莱布尼茨逝世后约五十年，即1765年，拉斯普(Raspe)在编纂出版莱布尼茨的拉丁文和法文哲学著作集时，才首次把这部书公开发表。拉斯普是根据经法国人润色过的稿子发表的，以后埃德曼(Erdmann)编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也是根据拉斯普的版本，而格尔哈特编的七卷本《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则是重新根据莱布尼茨原来的手稿发表，而未考虑法国人的修改。这就是两种版本有某些不同的原因。但这主要

